



1 3
1899
19



門 13
1899
19

昭
九
月
十九
日

天中記卷之十九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賢婦

懷安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及齊齊桓公妻之有
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
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
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
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
子犯

左傳二
十三

織履楚莊王使使賁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

天中記

卷十九

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
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
爲食食粥羹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
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并不過一肉
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
不應聘與婦去之

韓詩外傳

投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
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
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
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
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

行不顧至江南而止

列女傳

泣富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獨抱
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
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
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
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不
脩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

列傳

黃鵠歌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疆昆弟
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
作黃鵠之歌明已之不更二庭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

求上

呵止王章字仲卿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廼友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爲京兆欲上封事言帝舅王鳳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庭尉獄死

漢書

復讎矯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爲孫翊所困常欲叛逆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口翊以長吏求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送客

洪從後斫殺之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車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以已意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高嬰涕泣從命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

人卽就外殺貞夫人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塋墓舉
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吳歷

無子求出沛公孫去病妻者同郡戴元世之女旣嫁久
而無子謂其夫曰妾不才得奉巾櫛歷年無嗣禮有七
出請願受訣矣其夫不許復進曰福莫大於昌熾禍莫
大於絕嗣君不忍見遣當更廣室夫復不肯夫死服除
父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閭列女傳

婦師禮脩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
脩終無愠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
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
惡姑知變何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

以固當絕於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
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華陽

國志

遠慮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吳時爲
丹陽太守孫休徙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英習每諫曰
賤而凌貴踈而間親取禍之道衡不從會孫亮廢衡從
門入英習逆問曰何故有懼色琅邪王立邪衡曰然不
用卿語已至如此遂合其家客欲奔魏英習固諫曰不
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援過重旣數作無禮而不遠慮
又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
乎衡曰計何所出英習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今初立

方欲自達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意自不了者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夫顯求其罪如此乃當反見優饒非直活而已也衡從之果下令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忠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授之檠戟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衡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英習云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

襄陽者舊傳

傾貲孟泉與劉裕謀誅桓玄泉妻周氏富於財泉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未脫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

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溪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泉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泉坐云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女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泉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以爲軍士袍

晉列女傳

聖母洗氏高涼人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衆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娉爲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史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

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幘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爲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州摠管趙訥貪雪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人招慰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謚誠敬

遠勢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疆威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

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不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畧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朝野僉載

封髮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盃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死生莫期不限相

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封曰
啟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
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獨異志

髮墮泔盆終爲禿婦

定命錄

罵賊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敖孫也善草隸攻文章
姻黨號爲淑女咸通戊子適殷秘省校書保晦廣明庚
子冬妖躔黃道輦轂遐狩都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
居夫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
羣凶霧合秘校遂爲所俘賊囚欲載以行夫人正色奮
袂大罵賊怒殺之秘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曰夫人已
逝矣秘校撫膺大慟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卽相見遂
長號而絕於地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携投浚

井而死

二水小續

自賣濟行周廸妻某氏廸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
人相畧賣以食廸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
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廸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
數千錢以奉廸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廸至肆問
扶見妻首已在於析矣廸裹餘體歸葬之

廣記

斷臂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叅軍以
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
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
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
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咎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五代史馮道等傳序

繼妻

繼室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左傳

殺前妻子龐參爲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吏人太尉府按實其事遂策免

後漢

禮宗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丁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後漢扶風馬

夫人威明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卓聘以爲妻夫
人不屈卓止之書斷

執鴈行禮鄭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表先娶孫氏早亡
娉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供養至於
叔妹羣姊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懽心及表爲司空其安
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威滿每默等
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表等
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
氏瘞於黎陽及表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
曰孫氏是元妃理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遂
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凡筵親執鴈行之禮

開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

晉列女傳

王敦煌李嵩妻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
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嵩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
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嵩之創業也謀謨經畧多所
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惶

懷主王彪敗據城之西山樓子陳文帝遣章昭達購之
并圖其妻刼來彪知不免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
刼遂殺彪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
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家旣畢
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斬
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

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北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暉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南史五十四國奢寶懷貞字從一避韋后先諱而以字稱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媼媚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爲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后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役作督繕甚急時語曰前作後國

奢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

新唐

殺婢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喪妻再娶亦蜀川人後妻攜三女俱長矣周撫之如已女後妻克妬周舊畜數婢內二人妊娠後妻加以它事鞭撻之無虛日二婢各爲懷妊常以背或臂腿受其撻多方用杖觸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箠墮胎而死旣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權寓衡陽不回五年其三女俱因產而死每一女死妻必飯僧悔過爲先鞭撻墮胎死者二婢看經自禮梁武懺三女俱以產死未死者必旬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妻涕泣憂惱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吁書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佛經報應何昭昭之若是

手俾如不令之婦聞之增懼亦勸誡之道有益於世教

云洛陽縉紳
舊開記

妬婦

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詩小星錢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史外戚

美而不使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

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

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

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襄二一

惡息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哀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

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

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哀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

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

也鄭哀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

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撝子鼻新人見王因撝

其鼻王謂鄭哀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撝其鼻何也鄭哀

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哀曰其似惡聞君王之

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楚策

增壤馮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

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增壤於時後傳敬通有一婢妻

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敬通集

酷妬袁紹妻劉氏愛子尚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妻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魏志

絞縣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

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其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九州春秋

哭封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爲琰富貴更取妾故也典論

鞭乳母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見疑充卽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義疑復殺乳母男又死王隱晉書

九錫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

於青踈臺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
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云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
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慧不能自
忍乃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
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
左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
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庭欲加公九錫公
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餘聞物唯聞有短轅
犢車長柄塵尾王大羞愧後貶蔡曰物昔與安期千里
也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

世說
姪記

我見亦憐桓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

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
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
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
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無此句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
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
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
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
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也

始
記

幃婢暫見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
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威德

世說

求絕謝邈茂度妻鄭氏妬怨懟與邈書邈以書非婦人之辭疑其門生仇立達爲之作遂斥逐立達

被傷晉祖約妻無男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於外爲人所傷疑妻所爲求去職不許劉隗劾曰約新荷殊寵當敬以直內而患爲婢妾身被形戮宜貶黜帝不罪變羊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

祝羊還復本形聲徐徐還婦見聲啼問曰多日作羊不

乃辛苦耶聲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

復妬忌聲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

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

記妬

狂婦泰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遂殺

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冷

然望見外事幾無鬚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

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

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杖荀謂客曰

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

乃前提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旣大健又有短杖

在衣裏便與老老嫗無力卽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凡遭狂人非君之過君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其方床卧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避入着地欲殺方知是兄暫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上俗說車武子妻大妬呼其婦兄宿取一絳裙衣挂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慙而退要錄

捉緦跼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名捉緦跼元直遇見婦捉緦跼欲成衣謂當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結誓吳興桑乞妻臨終執其手云我死爲當婚否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異死

妬婦津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夢見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不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醜不能致水神醜婦諱之莫不皆自

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人水傍好醜自彰

西陽井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

憎妬宋明帝憎婦人妬榮彥遠以善某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爲卿治之何如遠率爾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體妾敕杖王二十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親賣掃帚皂筴以辱之

宋書

悍室劉孝標自序云予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三異之者四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

梁書四十四

截指截右後魏末嵩陽桂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

浴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唱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命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僉載

賜酒唐初兵部尙書任環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齋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卽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

遂致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
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
宅安置載國史異纂房玄齡事同

三可畏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畢
如嚴君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
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
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
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時韋庶
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
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
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求帛賜之本事御史詩

臺任環事同

削鼻中宗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
遣閹之執之則耳鼻剝其陰皮漫駙馬面上并截其
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
降公主爲縣主駙馬左遷也載

刻眉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
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
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鑱梁灼其兩
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瘡如粧焉西陽

點額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
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

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二

僮戲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嬪人衣曰妻曰妾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玉泉子

鐵錐刺閩王延翰妻崔氏延翰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

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以手繫其頰又以鐵錐刺之死者八十四人五代史翰妻博陵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繫博陵斃於中庭

五國故事

賜銀綵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

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

南唐近事

事婢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已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土

自經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宿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卧其中須吏務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

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遜齋閑覽

刃子有任湖南醉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聞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剖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上

出婦

七出孔子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

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三世出妻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

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家語後序

蒸藜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

家語

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

友棄妻令可嫁也蒸藜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白虎通

惡敗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

荀解蔽

註云惡其

敗德而出其妻

取棗去婦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漢書

分異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竟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苦也充請呼隣里室家相對共訣妻信之悉召隣里親戚充乃前跪以妻言白母出其妻妻泣而去

汝南記

弟子去妻桓榮年四十無子高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爲
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

謝承後漢書

姑憎遣歸應順字華仲汝南南頓人奉曾祖也其妻本
汝南鄧元義前妻元義父伯考爲尙書僕射元義還鄉
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
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
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困
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
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
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荅與衣
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

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

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
此遂絕

汝南記

此狗鮑永字君長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
叱狗而永卽去之

後漢

汴流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嘗汴流而汲值風
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後書

白樂天判云姜詩出婦蓋
爲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太過

此寶竇立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立書
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
遠彼日以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

彼獨何人而居我處後書

展訣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黃允曰得婿如此足矣允歸出其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遂還元艾爲主人請親屬賓客三百餘人夏侯於座中攘臂數允隱隱穢惡十五事遂越席登車允以比生廢漢紀

亡珠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瑤餌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天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謝承後漢書

鄰家離婚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世說獻之娶郗曇女名道茂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別傳

齊處上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爲儒林之宗仕至

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澗折蕪而去因名蕪金陵澗故事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爲瓛娶王氏女王

氏穿壁掛履落母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本傳

崔顯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卽去之舊唐

河東裴章者其父曹嘗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幸棄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牽李氏自感其薄常褐髮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自荊州移鎮太原

雲照隨之章因見照叙舊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
郎君必貴今則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照曰
夫人生竟訴於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其下以刃割
腹於浴器中五臟墮傷風遂死南部新書

留詩爲訣天祐中有慎氏者留亭儒家女也三史嚴灌
夫經由遂結婚好同載歸斬春越數年無嗣乃拾其過
而出之慎氏既登舟留詩爲訣曰當時心事已相關兩
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天山覽
詩悽感遂與偕老唐宋遺史

死後休妻王雱安石次子也有心疾娶妻龐氏不相睦
離而嫁之時侯獻死其妻帷薄不修安石表其事而斥

去時語云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倦游雜錄

棄夫

覆水不收太公望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醬孟津值天
大涼改業販麵又值大風賃於棘津讎而不庸屠牛朝
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
悅載與俱歸立爲師及武王平商封於齊東就國道遇
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
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
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呂覽國策說苑韓詩鵲冠子注王明壽類林馬武曰
覆水不收後悔何及後紀孫皓將遺羣臣書曰孤負諸君
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江表傳周王明廣對衛元嵩云

丁公入漢先獲至典之殘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廣弘明集

明集

治道自經朱買臣字翁子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數讓宋徐廣家貧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始知

廣離

南史二
十三

焚書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不營產業常馬

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

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多

哂之歎守志彌固遂成通儒

晉書

索書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鬪成髻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掠新髻鸞鏡從他別盡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公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寧見錦衣

一作靡迫冀缺之妻贊成好汚辱鄉閭
事惟學買臣之婦輕棄良人

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
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
是江左婦人不敢棄其夫者

雲溪友議

冥遇

贈珠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珪才貌俱美悅童子韓重欲
嫁之王不許紫珪飲氣而死重遊學歸知之感其意乃
具帛幣吊於墓前珪魂出塚見重流涕相與還塚三日
夜贈以徑寸珠并白玉壺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
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歿命黃壚命之不
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
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

當暫忘

搜神記作紫玉

附馬隴西辛道度者游學行至雍州城西五里北見一
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辛度謂門下求殮女子入告秦
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於西榻而坐度稱名叙
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卽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
關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
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俄女卽自言
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只可三宵不可久
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旣已分飛將何表信
於郎命取床後盞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
袂泣別卽遺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

一塚度當時荒忙走出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車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語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耳乃遣人發塚啟柩觀之原葬諸物悉在惟不見金枕解體看之情交宛若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道度爲駙馬都尉賜其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今之國婿亦爲駙馬矣搜神記更生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卽

與劉祥爲妻又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怒之深悵快而死死經三載道平還家乃詰鄉人此女何在鄉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女父母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死生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而出問平何處而求良久契闊本與君誓爲夫婦以保終身爲父強逼乃出聿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成病

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不活審言乃啟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恠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乃斷還王道平爲妻壽年一百一十歲實謂精誠貫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搜神記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嫂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

理斷之宜還前大朝廷從其議晉志

鬼子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麋舉弓而射卽中之麋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荅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婿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兒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歡歡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

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相見悲喜推問之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

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立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以金盃箸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又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暮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十石皆箸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志怪

同學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
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
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
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
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
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
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
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
英臺呼之

寧波志

神女塚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
舍中有一女子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告

之母往尋見女子具說之女問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
藏於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
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北至女門
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
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
訖棺木開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女塚

參寮子

重活開元中易州司馬鄭州張果女卒權瘞閣下有劉
乙來代其子常止閣中日暮有美女來情好遂洽經數
月忽謂劉曰我前張司馬女沒殯此閣命當重活與君
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指其所瘞處而去劉如期發之
至明復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父詣閣中見女在焉問

知其由乃歔歔曰此冥期至感何爲隱蔽因遣報果請
婚父母驚喜赴期遂成嘉偶後產數子

廣異記

鬼胎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
畋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併一婢在山觀中文冠
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夕聞
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汚吾清境不然吾當殺
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
娠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錢
酒往醬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
爲觸汚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
間之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

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
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
初謁之亦喜亞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
耳豈能生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拄杖驅擊
亞甘其辱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
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
天曙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外戶人
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備損壞此卽竟也善相保守囑
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
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

知所之

中朝故事

人哭復活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啟關以盂水至獨倚小桃柯佇立而屬意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戶扃矣因題詩於其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仍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問之老父云君非崔護耶吾女自去年恍惚如有所失及見左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尙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曰護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以女歸之

本事詩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過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漿飲之卽美女也航欲娶雲英嫗曰但得王杵玉曰當與之後航得杵曰爲搗藥乃得娶遂得仙也

奇傳

文蕭抵鍾陵西山山有許真君上昇第每歲中秋士女櫛比文生睹一妹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與文蕭駕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霜雪寒歌罷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妹顧曰非文蕭耶引至絕頂侍衛甚嚴後有天判云莫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後入越王山上

佐酒盧李二生隱太白山習吐納李生不甘貧浪迹江湖後於揚州逢盧生昔號二舅以馬來迎朱門斜開侍婢數百人一女子佐酒善筮筮筮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州燕罷曰莫願作姻否其年汴州陸長源以女妻之宛類盧舅善筮筮者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夢入仙宮如公所言盧肇

史遺眞眞進士趙顏於盡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飲回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

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行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遣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嶽地僊也無何爲人書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行飲百家綵灰酒觀其障唯添一孩子焉松窓雜記聞奇錄

不繼娶

不繼娶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免於非乎家曾參喪妻不更娶

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韓詩外傳如淳曰華與元參之二子也

不復娶王吉子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前漢

三不惑楊秉早喪夫人遂不復娶遂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

數家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嘆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上

不違本心管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魏志十一

篤慎諸葛瑾才畧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更娶

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吳志

辭疾陳化字元耀汝南人爲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

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吳書

比曾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南齊書家甚貧兄弟四人皆白

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妻亡無妾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

無婦妾報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南史

無子不娶李象述子也清簡不風槩博涉羣書從容風

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北史三十三

終身不妓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

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

妾聲色之好舊唐孝友傳

孤居一室王維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

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上

妾侍

妾內則爲妻奔則爲妾內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

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計有臯女子給事之得接於

君者左傳女爲人妾妾不嫂也說文奔則爲妾奔亦臯也

會韻

不賤魯聲伯之母不賤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姁生聲伯

而出之左成上

內寵晏子對齊景公曰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昭二上

薦芟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

有妾而愿欲筭之其可乎對曰子夕嘗芟子木有羊饋

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君子之行欲其道也夫子木

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

芟以於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楚語

大禮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豐夏獻其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

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
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其爲禮也公
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哀二
十四
樊通德後漢伶立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
飛燕外傳伶立與班固
同時有文名立語通德曰期人俱灰滅也咸
時疲精神馳驚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
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

原碧王莽妻傍侍者原碧莽幸之後子臨亦通焉漢書
友通後梁商美人友通期獻於順帝通期有過帝以歸
商商出嫁之商子異遣客盜還友通期生子伯玉異傳
阿鷺鐘繇與荀攸善朱建平相二人曰荀君雖少然當

以後事付鐘君繇因朝攸曰惟當嫁卿阿鷺耳荀果先
卒繇經紀其門戶嫁其妾阿鷺使得善所焉

綠珠昔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
三斛買之卽綠珠也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曰綠珠
吾愛妾不可得也秀竟珠崇來訪綠珠綠珠聞之墜樓
死嶺表
錄異秀倫有愛婢曰翔風能別五聲以文顯名年三

十石崇乃退爲房老翔風怨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美卒
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拾遺

絡秀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
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
宰猪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

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
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
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
作妾門戶計不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
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世說
宋禕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在晉明
帝處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
曰卿諸人誰欲得之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
曰願以賜臣帝卽與之禕死葬金城南山對瑯琊郡門
袁山松爲瑯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禕冢作行路難歌
俗說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后屬謝鎮西問禕我何如王

荅云王北使君田舍貴人耳

世說注云宋禕未詳

鄭櫻桃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
在衆猥妓中屝數嘆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趙書云石虎聘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
兒病謂崔與藥以告石虎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見小
子以唾其客作實非藥也虎乃射一箭通中而死載記
云石虎聘將軍郭榮妹爲妻虎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
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

雷尚書

世說

雷有寵生活恬

語林

露醜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有愛妾能爲新

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忤色有司奏免
顗官詔特原之

晉紀

開閣驅妾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尙之目嘗荒恣於色體
爲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
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

桃葉桃葉王子敬妾也篤愛之爲之歌其一篇云桃葉
映花紅無風自婀娜二篇云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

古今樂錄

馮月華宋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廐中有羣馬每夜輒騰
擲驚嘶攸之令人於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超
軼如飛掩之不及視廐猶闔縱入閣內問內人惟愛妾

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卧輒置枕下夜或失所

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

諸宮故事

耀華阮佃夫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
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

有司以公事彈恢

南史恩倖傳

徐月華高陽王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

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
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
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
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

傾城脩容亦能爲綠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
寵冠諸姬士原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洛陽伽藍記

朝雲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
箎寵爲團扇歌壘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
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
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郎相率歸
降秦民語曰快馬健而不如老嫗吹箎

春風洛陽上高里有冠軍將軍郭文遠宅堂宇園林匹
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
其閨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

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婢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
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上

紫光元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郎中宋
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紜乃
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
兩非之

北史四

玉兒元樹奔梁時年十五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
來未嘗不引領歔歔後爲樊子鵠杜德李昭所紿北歸
初發時覩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着之寄還
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三人皆死樹
爲崇云

上七

成母崔悽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二十

王珠到擣有愛伎陳玉珠宋明帝遣求不與逼而奪之擣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擣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係上方奪封

南史

美滿蕭景先遇疾遺言作啟謝世祖曰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余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澈豔華奉東宮

南齊書

陸太喜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着鹿角

瓜長七寸儻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得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玉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倚曲一時無

對南史

雪兒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卽付雪兒音叶律以歌之故韓定辭云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付雪兒歌

北齊書

紅拂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乃與俱適太原

豪異秘纂

素玉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有婢素玉

報應記

竊娘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竊娘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閹守以達竊娘竊娘得詩悲咽結三章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於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征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

本事詩舊唐書同

李德裕祥瑞論褒姒驪姬皆為國

妖以禍周晉綠珠竊娘皆為家妖以災喬石朝野僉載竊娘作碧玉

仙娥御史監察清河張佖侍兒仙娥能歌舞解書翰常出使以娥充使典有密知者將發之佖拜跪多數竟得

不發

御史臺記

石崇有妾曰仙娥娘名稱亞於綠珠

幽怪錄

駢珠楊國忠本張易之子也時易之得幸於天后恩寵無比每朝退歸太后詔令居樓而去梯易之母恐其絕嗣密使女奴駢珠樓人私與之寢既而有娠而生國忠駢珠遂與國忠父楊為妻以其子姓楊又與楊妃同姓遂結為族眷焉

楊妃外傳

素娥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

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卽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也

明珠明珠楊慎矜侍婢也有美色以葬原草木流血遺術者史敬忠后爲八姨闢得以見明皇帝惡其厭勝矜

慎遂抵法

明皇雜錄

婢春草賣太真柳氏姊來往宮中

唐曆

盈盈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貫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干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干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干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

所見帝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

旣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

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入藏少年不出邪夫人

亦大笑而已

盈盈傳

裴六郎奇舒翰有愛妾曰裴六郎容範曠代善歌舞通幽記

玉簫唐兩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江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當令祇侍章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章乃居上頭陀寺荆寶時遣玉簫往役給奉玉簫年少長大因而有情時章後歸覲與玉簫約云少則五載多則

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值荆寶以事係獄韋出之因問玉簫何在姜曰以僕射愆期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懷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

被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功理蜀不替累遷中書令瀘焚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嘆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雲奚友議

王衍宮人有李玉簫

蜀史

枕檣

秀奴七七李汧公勉性不喜俗間聲音惟二寵妓曰秀

奴七七皆聰明善琴與箏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

因話錄

薛瑤英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

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

天中記 卷十九
娟亦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
噀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
褥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
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
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因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
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無
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之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
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
飛去王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
媚載惑之怠於庶務及載死瑤英自爲里人妻矣杜楊編
小小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

天女悉韓幹爲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南部西陽寺塔

上清竇參所寵青衣曰上清參得罪入掖庭

異聞集

任氏麾兵崔寧大曆中代杜鴻漸爲西川節度使寧入
朝留弟寬守成都瀘洲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
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
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工人設
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懼城內糧盡乃拔城
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
遁舊唐六十七

楚賓南鄭縣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號曰楚賓

聞奇錄

真珠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勲蔭入仕累任

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
乃字之曰眞珠意取季綸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眞
珠名轉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令老
矣乃家藏一女寶不會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
文者若登徒子能壯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
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
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
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眈然自失度終不可得乃話
於牛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
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
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

寸舌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
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
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王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
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以眞珠投之何異擲一米于太倉
乎若眞珠承寵上回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
憐歷年不進之憊昨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翻然曰
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
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日罷
之人必謂司空或溺而不能舍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
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
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

妓司空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真珠歸於僧孺
漢公遂爲狎客以真珠爲賞心之且雖公卿候謁四方
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
郎盖由此也牛羊曆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爲
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宮真珠卽公侍妾名也
據真珠鎮襄陽時所納也有殊色歌舞之態時號絕倫
真珠奇章公納妓曰真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
叙錄延於中寢會真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插釵於兩鬢間
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
金釵吟憲叙錄
絳桃柳枝韓退之二妾一日絳桃二曰柳枝退之使山

東有詩云東風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
花并巷柳馬頭唯有月團團柳枝後踰園遁去有詩曰
別來楊柳堦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春
留花不發待郎歸語休

開盼盼樂天有和燕子樓乃其序云徐州張尙書亦有
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爲校書卽時遊淮泗間張
尙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
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歎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
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
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繪之從事
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尙書旣歿彭城有張

氏舊弟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
十餘年於今尙在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
起合歎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
邙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
袖香銷一十年又云適看鴻鴈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
來瑤琴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
乃和之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
中寒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細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
起卽潛然白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二年又今春
有客洛陽迴曾到尙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
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黃金不借買蛾眉揀得如花

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
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
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
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
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
得詩後快快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沖天物
謾把青泥汙雪豪

長慶集

余州燕子樓直都舍後乃唐節

度使張建封爲侍兒盼盼所建者陳彥升嘗留詩僕射
荒阡孤兔游侍兒猶住水西樓風清玉簫慵歌枕月好
珠簾懶上鉤寒夢覺來滄海濶新愁吟罷紫蘭秋樂天
才似春深雨斷送殘花一夕休

西清詩話

樊素小蠻

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

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二妾既長又有詩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後二妾各去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古今詩話

春草

劉夢得集有贈小樊詩曰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

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註曰春草曰咎之舞妓也

錦瑟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

青衣名也

貢父詩話

錦瑟之聲或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

彈此四句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趙推官深爲說如此許顗詩話

沈真真

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巷還古

將調西都柳盛張筵以餞盡出家妓謳歌薦酒行盃有第三姬容艷妖絕鄭竊窺之有眷眷意柳謂鄭曰此沈

真真本良家子頗好文辭請賦詩以定情候博士拜命卽當送賀還古賦詩曰洞房出神仙清聲當管絃詞輕

白亭曲歌揚白雲篇旣未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覽詩大喜俾真真拜謝還古抵京

旋拜伊闕令得重疾馳書告柳柳卽送真真赴京迎鄭請出相見真真飾容致拜還古起前遽執真真之手長

吁而卒

麗情集

柳氏

余媚娘者才婦也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

天中記

卷十九

四

希聲時爲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使行人中
善言者媒游說之媚娘曰陸郎中必得見侍巾櫛須立
誓否置側室乃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娶
二年勞賤沫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饌王色膾妙不可
及無何希聲之獲名姬柳薜英者媚娘怨之諭令入家
同處希聲以爲誠然既共居畧無它說候希聲他適卽
召薜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
云送物歸別墅閹吏異之送京兆獄媚娘遂就極典

杜秋娘李錡叛有妾杜秋娘没入宮後又放歸杜牧感
而作詩有云椒壁懸綿夢鏡奩蟠玉螭月上白壁門桂
影浮參差金塔玉露重閑把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

親捧持虎睛珠絡襪金盤犀鎮

琴客琴客柳宣城之愛妾也善撫琴瑟宣城請老而琴
客出嫁顧況爲作歌

麗情集

柳夢觀察使李庚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
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
郎五郎也咸欲蒸之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
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給曰可
於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於廳中東北
隅相又待逢三郎東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
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
所授茵席各趣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頃却要燃炬

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四子各并
所攜掩面而走自是不敢失敬

三水小牘

非煙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
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公
業甚嬖之其比隣趙氏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忽
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
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妻具以告非煙但含笑凝睇
而不荅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
濤箋題絕句云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簫史去
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所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
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

不得當之蓋鄣武生龕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
鳳牋云綠恹雙娥不自將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
琴心怨脉脉春愁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吟
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後值公業入直遂成纒綬
焉如是者周歲后爲女奴所告公業鞭楚而斃

上

素娥章詢美開成中及第受鄧都從辟焉挈所寵素娥
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求之詢美不敢辭遂以獻之素娥
姓崔氏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禮和淚作詩云妾閉閑
房君路岐妾心君恨雨依依魂神倘遇巫娥伴猶逐朝
雲暮雨歸詢美不受辭夜度河宿一等長吁不寐曰何
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問其不平事詢美具語之歟

然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曾
寺言在僧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詢美卽
遁迹他所燈下開談

解愁潘炕與弟峭同爲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
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
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
之曰朕宮中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臣下賤之人不
敢以荐於君其實靳之弟峭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
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畏死而不自足於心耶外史
杜鳳杜大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爲情西人呼爲杜大虫
雖妻有過亦公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賤表皆其

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
闕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鷗之語中覺而視之云鷗且打
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今是堂手錄

蓮花南唐處士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時嚴譔牧豫章
欲撓之遣小妾蓮花往時焉陶殊不顧妾乃獻詩求去
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世不生巫峽
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陶荅云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去風
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麗情集後
人移其事爲陳圖南非也

趙陽臺竇滔字連波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
道質第三女十六歸滔爲符堅秦州刺史以迂旨謫戍

燉煌後拜安南將軍鎮襄陽以禦晉初滔有寵姬趙陽
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若加捶
辱滔深以爲恨陽臺又專伺其短毀之滔益忿焉蘇氏
時年二十一滔將鎮襄陽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
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色
相宣縱廣八寸計八百四十字餘言縱廣反覆皆成章
句其文點畫無缺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
笑而謂人曰徊徘徊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
遂發蒼頭齋致襄陽焉滔雀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
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
重

唐武
后紀晉書稍異

李逢吉性疆慢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
李一旦陰計約會奪之劉惶惑嘆咤而歸知無可柰何
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爾玉釵重合兩無緣魚
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體舞鏡能言青鳥罷銜賤金
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燕山下過遙
將紅淚灑窮泉蠻辭舊伴栖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
粉尙殘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汚役泥玉猶
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舊
曾遊處遍尋看誰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老盡眉
窗下月猶殘雲盡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道
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

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宮深紗窓
遙想春相憶書悞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
偏照兩人心本事詩月下閑設以爲黃損妻裴爲呂用之
所奪作也無一首損後遇老叟化形於用之斗拱上吮令
以裴還損云

裴秀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
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蹤其婢端麗饒彼音
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始貧鬻婢於連師連師愛之以類
無雙無雙又薛大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
不已卽強就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東促事冢
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

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中侯門一入深如海從
此蕭郎是路人或有疾郊者寫其詩於座帥觀之令召
崔生左右莫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
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婦同歸至於帷幌
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
昱使君席上有美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
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之什也詩曰寶
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
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立業爲異代之所
稱豈可奪人姬愛爲已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

無入之地遂多以繪帛贐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
背王敦驅女樂以結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
於色不恡者時人用爲雅設襄陽公其挺特之英雄乎
雲溪友議

高麗坡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
於交廣間游索去萬計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某
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爲前
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士子歸已失姬所在尋
訪知處遂爲詩求媒寄之詩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着
襄王更不回五度夫上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
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

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還士
子盧氏雜說

新聲張谷佐劉從諫納耶郾人李嚴女爲侍人號新聲
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从諫爲節度
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
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
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鎮覆雄才傑器尙不能
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
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
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之後果及禍

新唐劉
悟傳

亭亭廬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而入宮復侍文皇亭亭叙錄

熊志李涉至楊州遍歷諸寺過一女子拜泣自謂宋熊也宋熊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劉全白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王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嘆曰不見豪首而蓬宋熊誠終身之幸喜恨無言於舊知歟雲溪友議

紅鸞范元實溫祖禹之子奇士也爲其寵妾紅鸞所山病傷寒殂鐵圍山叢談

東坡有妾名朝雲柳花朝雲死於嶺外惟柳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者舊續聞

翠翹翠翹洪內翰侍人夫其姓善盡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云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鶯鶯錢塘范十郎二女俱爲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寵錢早世次日燕燕與羣妾等陸病且貧貨所居樓墓廬羣妾散燕獨不忍去固食貨十餘年陸死自鬻以葬焉嗚呼預襄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士報燕得不賢於哉隨隱謾錄

田田錢錢田田錢錢辛棄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

皆善筆札當代弃疾答尺牘書史會要

僕婢

臧獲前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如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風俗通云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或原之臧者被減罪没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

紀綱晉文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國語

羈紲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及

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左傳二十四

童妾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總稱說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

監奴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史本傳

家僮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壽尙武帝姊陽信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至其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

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史漢

黠奴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

唯刁間收取使之終得其力史記

蒼頭鮑宣上哀帝書曰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

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

別于良人也前傳

豬突獠勇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

曰豬突獠勇漢書

私屬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簡今改奴婢曰

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賢行李善字次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

繼死沒唯孤子續如生數旬請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

不能止負續逃亡瑕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爲生汁推燥

居濕雖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中長跪請白而後行間

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

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

爲太子舍人後爲日南太守路經元墓躬自除草洒道

自執饗脩饌祭祀拜辭涕泣而去後漢

池餘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情

性聰惠儀狀端正工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

資用因特車馬亡去到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逐

晉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衣冠子弟皆出

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明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風俗通

米拜平陵孟他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所欲他日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他後主諸奴迎拜徑將他車獨入眾謂他與讓善爭以物賂他他得以賂讓

三輔典錄

出入妻所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妻所每見輒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扶風人士孫奮居富異從貨錢五十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誣奪母爲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磨金千斤以判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

悉沒貨財別傳

谷利者本孫權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爲親近監

吳志

互見馬

長命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世語

漢末發范友明冢

奴猶活友明霍光女聳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當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

博物志

熊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晉書逮傳

余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子有胡奴執燭顧之余問之曰撐犁天也孤塗子也言匈奴之號單

於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余曠然發悟立晏春秋

祖述祖述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

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

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

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晉書

郗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懷稱之劉問何如方回情王曰此正小人有意思

向耳何得便北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世說

海山使陶侃家僮千餘常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俛

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

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陶侃爲彭澤令不以家累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

人子可善遇之

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宿則針縮奴脚欲使則

針解之熾煌實錄

北齊王元景爲尙書性雖儒緩而每事機捷有奴

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

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作

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啟顏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僕杜亮事之十餘年穎

士每加捶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

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

李亢獨異志

崔太僕卿趙縱郭子儀婿也爲奴當王發其陰事下

獄留當于於內侍省張鑑疏曰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

告其主極弊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項

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

威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

教化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于杖殺之鑑乃令

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

唐舊

告換遺表王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

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稷之家財裴度奏曰

王諤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

事臣恐天下將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卽日遣

市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上

武黃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隸人王義扞刃

而斃度自爲文祭之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

南

漁童肅宗嘗賜高士立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立真

配爲夫婦名之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

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

國吏補

陽城歲飢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

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

致糠覈數杯乃受

高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瑊童奴字黃芩性敏惠

權同休友人顧得僕遇疾貧窘禿垢衣令辦酒食曰予將會村老丐道里資僕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乃斫桑札喫成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廼旨酒也且曰某固異人

晉陽

李鴻盧肅釣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物華州行在及第泊大寇犯闕二十年縉紳靡不福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旣及第鴻奔走如

初及一春事畢鴻卽辭去

據言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泊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旣加其忠孝以詩送之畧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床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

上

京兆高昂字敖曹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傅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輕皆沒昂輕

騎東走河陽城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北史

周禮奚三百人注云今官婢也

翟婢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史記

李羽在樂成王黨取中山傅婢李羽生為小妻後傳

劉寬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不還罵曰畜生遣人視奴疑必自殺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齏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東觀漢記

讀書鄭立家奴婢皆讀書立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立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使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世說

翟素會稽翟素友翟氏之女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後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何以生為賊復殺之皇甫謐列女後傳

嫁娶趙明甫名仁美天水人遷授蒲縣令素曉三命自知祿壽所至有日者經過謁之語與相同趙一女未適人未選得婿間先為女子覓一女僕使一日命之掃庭

忽爾涕淚趙曰何故女曰某姓王父名德麟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爲人掠賣至此趙慘然謂其妻曰我女不憂不嫁遣乃擇邑客善者輟女粧奩先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之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殂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因徵其異政雪冤之事趙曰某別無能政因話嫁僕之事乃賀令曰只此便是陰功祿壽寧可測乎搜神記今各書止載南唐鍾離瑾事

胡婢金祿爲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祿與必善必見祿有胡婢善射必嘗請之從後也三韓決錄

九藥陳壽仕蜀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

下食裴秀年十八有令望母是婢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役後大集客秀每下食衆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大母乃不敢復始之語林

覆面干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如葬寶父時因淮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是猶燠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按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志怪

婢傷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

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約甚慙恥遂解職

晉中興書

采音綠草采音宋零陵太守劉興道所得家婢也

選奏彈

采蘭蔡樽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

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毋於

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

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槌登聞鼓訟之

南史

孔熙先有婢曰採藻

宋書范曄傳

恭心王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

以獐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

南齊

士素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

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

可玉素毒之良久乃覺覓婢不得魏泉有策畧於金城

坊空宅搜之婢與投化高麗並在奉勅斬東市

僉載

春天寶初駙馬獨孤明有婢曰懷春雅齒俊俏

西陽

顏真卿奉使李希烈謂柳常侍世父曰吾知此行

必不回吾小青衣雙鬟名剪綵者頗善承吾吾卒得歸

骨其時汝必與之同啟吾棺知吾有異常人之死

常侍言旨

關孫彭城劉元溥女將出適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千萬

得四人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不類賤隸

元溥詰其情果衣冠子已再易主元溥焚券以家財五

十萬先其女而嫁之

陰德傳

柳仲郢僕射有婢失意鬻於成都益巨源使君欲

之取致其家一日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蓋公於束縑內選擇舒卷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蓋命扶出翌日瘳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北夢

薛荔武翊皇以三頭冠絕一代後惑婢薛苦苦其家婦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為護而眾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宏詞勅頭是謂三頭南部新書

綠韜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興有國色喜讀書屬文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一女僮曰綠韜亦明惠有色機疑與知客私笞殺之

小碧劉積中婢小必忽作同年杜省躬語西陽

紅華州柳參軍妻崔氏有青衣曰輕紅乾驥

金楊州從事張不疑買一婢金釭價一十五萬靈怪集

鸞臺司馬圖居中條山王官谷布衣鳩杖出則一女僕

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禱圖必造之與村老同席魯無傲色續世說

春蜀王孟昶說宮婢春燕姓李氏行則同輿坐則同席末年遭殺並命合葬墓上有花生異花上似鴛鴦交頸人不知名但日鴛鴦樹時有歌曰願作墳上鴛鴦木作雙飛去作雙歸海物異名記

金鳳王麟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荅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麟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麟有嬖吏歸守明者以

色見倖號歸郎麟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姪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麟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郎歸五代史

春鶯王麟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麟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麟快快與之上

春鶯王延義常爲牛飲一夕醉甚命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醉卧於市中惟呼其婢春鶯而已刑者未敢殺置之他所明日視朝使召準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義都不能知乃急召復其位五代故事

天中記十九卷終

